

第二十三回 淫女奔鄰托風雨夜作良媒 書生避色指琉璃燈代明燭

東坡在徐州登燕子樓詞：

天涯倦客，山中歸路，望斷故園心眼。燕子樓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鎖樓中燕。古今如夢，何曾夢覺，但有舊歡新怨。

卻說鮑指揮娘子和卞千戶娘子，把阮守備一夜夾攻。七十老人，如何敵得兩口飛刀？連泄二次，昏暈不省，次日遂成了癱瘓。不消兩月，中風不語，嗚呼哀哉。兩個寡婦原是一路，要打發他的，胡亂買口壽器，送在郊外埋了，才得乾淨。只撇下一個癡子憨哥，隨著當奴才使喚。兩個寡婦商議著：「就著這個酒店，咱兩家同居，一個鍋吃飯，同丹桂、香玉一處居住，省了費錢，又好作伴。」因此，兩個寡婦占了一口房，打開福清庵的壁子，使兩個女兒各人住一間，白日黃昏做針線，頑成一塊，打扮得油頭粉面，窄袖弓鞋，就如門戶煙花光景。香玉雖伶俐，還略老實須，只有丹桂姐十分油滑，口裡學得街市上情詞浪曲，沒一個不記得，整夜和香玉頑著，叫「親漢子」、「親羔子」，滿口胡柴，不害一星兒羞。

這法華庵後面，鄰著一個書房。原是一個老學究訓蒙，後來一個年少秀才，姓嚴名正字好禮，因貧窮，家內無處讀書，和這尼姑是個親戚，隔家不遠，就借了一間房，在韋馱殿東邊緊間壁白日讀書，連夜裡也不家去。家貧無油，時常也來佛燈裡借油去，讀至三更還不睡。是一個有志氣的正人，未逢時的君子。此人生得面白唇紅，年方一十九歲，尚無妻室。每日不出書房，有朋友和他嘲戲的，連面腮都紅了，日夜以讀書為事。念的書聲且是好聽，到了半夜，恹恹楚楚，如泣如訴的，常念到好處，雙淚俱下。這個書房和丹桂姐臥房緊鄰著，屋山頭一邊是習靜好學的書生，一邊是妄想求夫的淫女。

這屋壁年久漏了雨，把牆漸漸的欹斜，使一根朽木撐著牆根；又裂了一條斜縫兒，那邊使紙糊了，常常透過燈光來。這丹桂時常用個竹籤兒，通開紙縫，窺看這秀才。見他生得一表人才，白生生的和美女一般，恨不得摟在懷中：「免得我半夜三更叫著名兒，胡思亂想，指頭不得歇息。」白日間聽得這邊說話，常悄悄的先丟過瓦片來勾搭。後來見他不理，又將自己帶的一個紅紗香袋，連一隻睡鞋兒，隔牆丟去，指望這秀才鑽隙相窺，或是逾牆相從。那知道這讀書人專心只在讀書上，並沒這個閒情，就是見了這個香袋、睡鞋，也只是那個朋友撇下的，再想不到鄰家有婦女勾引的事。因此，每夜丹桂背了香玉，常常在牆縫裡窺看。見他好似泥塑木雕的一個書生，並無邪視，又伸將一根細細竹竿去搦弄他。嚴秀才不提防有竹竿在背後搦他，只道是有鬼，唬得他把被窩牀帳俱移在中間來，把這一間白日做書房的，又把牆縫用泥來塞了。從此後，丹桂姐只好聞聲動念，害了個單相思，再不能勾半夜隔牆窺宋玉，西鄰擲果引潘安，也只好在枕頭上、被窩中，悄悄叫幾聲「風流哥哥」，心裡想著，口裡念著，指頭兒告了消乏罷了。

不則一日，那姑子福清常常來卞千戶娘子這邊來，央香玉做須針指。因佛堂石榴花盛開了，姊妹二人要往庵上去看花，丹桂有心要細細端詳這嚴秀才，恨不得撞個滿杯。那日同香玉過來，到了姑子房裡，吃了茶，走到韋馱殿傍，一個小門進去。見大紅千層石榴花開得火也似紅，姊妹二人每人折了兩朵，插在頭上。才待要走，只見嚴秀才從書房走出來，看見兩個少女，慌得忙忙走回，不敢回頭，一直進去了。這丹桂姐到只管留戀，拈著花兒頑耍，見秀才不出來，各自回房不題。

從來機會相湊，成了好事，沒有緣法，總不相干。那時正是五月天氣，漸漸喧熱起來。忽然連連大雨，就下了三晝夜，汴河水漲起來，把人家小房破屋倒的倒、漏的漏，常是半夜裡大家不睡，怕屋倒壓死。誰想這嚴秀才住的書房，俱是亂後破爛草房，上漏下濕，到了二更時候，聽得忽喇一聲，好似天崩地裂一般，把那垛破牆，從根下直倒在地，恰好與丹桂姐臥房倒通了。丹桂姐忙起來穿衣不迭。那時天熱，只穿得個紅紗抹胸兒，連一條中衣也找不見，白光光的赤著身子。正然害怕，只見嚴秀才在房中間裡看書，還點著燈哩，正忙不迭把燈盞拿起來，照著收拾被窩。這丹桂姐在黑影裡看得分明，不覺淫心動盪，想起：「白日間折花遇著他，幾番勾搭再不上手，今半夜無人，姻緣湊在這裡！」趁著他燈影半暗不明，往秀才屋裡直走，到牀前道：「哥哥救我則個！」嚴秀才見一女子忽然走到面前，光著雪白的身子，嚇了一跳，道：「你因何這樣來，甚麼道理？」一面說著，這丹桂早鑽入秀才的牀上帳子裡去了。嚴秀才見他如此，慌忙把燈放在桌上，一直走出屋來。外邊大雨如注，那裡站得下，看一看韋馱殿裡琉璃燈還點著，忙忙走入韋馱殿來，以避這夜半男女之嫌。走到韋馱殿前，可霎作怪，只見那琉璃燈大響了一聲，似爆竹相似，燈光一晃，好似個明月放光、金盆獻日一般，但見：

非黃非白，如月如煙。圓陀陀一點靈光，明朗朗滿空獻彩。濁垢掃開，千佛影中懸寶杵；琉璃普照，八功德裡湧蓮花。無生無滅，牟尼頂上白毫光；為淨為明，舍利珠中金梵塔。

單說這佛法中，「不可思議」四字，概盡一部《法華》。世上的事，人人思議到的，都是聰明機巧、伎倆權術，總因妄想，生出揣摩，以此去測天量海，那有窺見一斑的。這嚴秀才為丹桂淫魔，在半夜無人暗室之中，略有須邪念，豈有不動之理。那少年輕薄子，正要窺鄰竊色，選伎傾家，何況美色女子脫得赤條條，一個現成茶飯，那有不領受的。只因嚴秀才一點正氣，這須女色從不曾看在眼裡。因見丹桂淫奔，進他臥房裸體相親，不敢久留，竟出門走入韋馱殿來。只見殿上琉璃燈忽放出光來，照得滿殿上如明月一般，豈不是不可思議功德！這書生又是羞愧，又是驚惶，只得在燈光之下，孤孤站立，唬得戰戰兢兢，一似那女子還趕將來一般：「幸得大雨盆傾，一宿不住。又怕屋倒了，打死此女在我牀上，不能自明。」心裡一上一下，真如春杵相似。後人有詩贊嚴生正大不苟處：

暗室欺心有鬼神，功名原不付淫人。

青蠅未可污全璧，明鏡豈容點片塵。

慧劍誰能除妄想，欲河常見陷迷津。

雞鳴風雨沉沉夜，才信光明大法輪。

卻說這丹桂見秀才去了，只在牀上倚枕而臥，春心如火，欲水如澆，還指望他去去就來。起來把燈一口吹滅了：「今番回來，一把拿住他，定不肯輕輕放空！」等到半夜，大雨不止，直到天將五更，沒奈何走下牀來，回房不題。

那知道風雨深夜，正是鬼神出沒時候。那半空中夜遊神和雷公、電母、風伯、雨師各樣神靈，看得明明白白，誇道：「好個嚴秀才，真個見色不迷！」一點陰鷲，一宅之內灶君、五道，一坊之內土地、神祇，次日奏知城隍，申報陰德去訖。後人有詩贊嚴生正大不苟處：

在後案不題。

卻說嚴秀才在韋馱殿下坐到天明，雨略住了，才叫了福清師徒去看看。破牆倒了，書房門首見一雙小腳蹤兒，在泥裡走得橫三豎四。他心中自明，不好講得，那福清姑子也有須疑惑，說嚴秀才書房如何有婦人腳跡，各人懷心，都不言語。看了破牆和阮奶奶家通成一處，甚不方便：「等天晴了，叫幾個閒漢來，快砌起來，省得兩下不便。」這嚴秀才趁此機會，就把那書桌、牀帳，一時間叫人都搬回家去了。只說是屋破難存，把淫奔之事一字不肯提起，恐壞了人家閨門，失於刻薄；又恐此女所求不遂，不是懸樑就是投井，連人命也是有的，因此默默無言別去，尋師取友讀書去了。後來：

丹桂的淫孽，自然災禍難逃；

志士的清白，自然功名大起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